

第一章 穿成皇帝有啥用

穆朝宣興十四年，秋。

乾坤殿前的百年梧桐葉初見黃，風起時沙沙作響，偶爾有一兩片悠然飄落，或是飛入花叢，或是平落於地，抑或是被人接住。

燕青盯著手中的葉子出神，掌形的梧桐葉夾在她纖長的手指中，說不出的雅致，小小一片葉子瞬間身分倍增，似鍍金一般價值不凡。

此時的她身著曳地黑色龍袍，上頭盤踞著張牙舞爪的金龍，沉重的帝冕前後各墜著十二根用絲線串成的五彩珠，珠簾隨風晃動暈生出朱、白、蒼、黃、玄五道流光，流光激盪中浮現出她方才在鏡子中看到的那個人。

少年帝王雌雄莫辨，與她十幾歲時的長相有幾分相似。

一名小太監從殿中匆匆而出，將一物呈上，「陛下，您的大將軍。」

那是一只精緻的青釉瓷罐，揭開蓋子，裡面是一隻個頭頗大的蝓蝓，蝓蝓伸著觸鬚，瞧著很是龍精虎猛。

燕青將瓷罐揣進寬大的袖子裡，攏起雙手。

如今的她不是她自己，而是穆朝天子慕容適。

穆朝不過百餘年時光，一共四代人，皇帝出了九位，慕容適的曾祖父是皇帝，祖父是皇帝，好幾個伯祖父也是皇帝，當然還有父親和伯伯們也都是皇帝，由此可見慕容家的人有多短命。

將出乾坤殿，迎面遇上一位華麗的婦人，珠翠滿頭，長相美豔，正是後宮之主魏太后，但她並不是慕容適的生母，他的生母只是大祁宮裡一位低賤的宮女。

先帝順昌帝沉迷丹術，到後來已不近女色，他原本有好幾位皇子，誰想全部夭折，眼看著皇位就要後繼無人，有一次他服用丹藥之後與煉丹房的一位宮女春風一度，也虧得趕巧，僅一次那宮女便有喜了。

宮女腹中的孩子承載著整個穆朝的命運，容不得一絲偏差，尤其是性別，彼時順昌帝已被丹藥掏空身子，強撐著一口氣等到宮女分娩，最後宮女難產而死，孩子一出生順昌帝也跟著嚥氣，因此慕容適自小由魏太后撫養長大，母子感情極為不錯。

燕青忍著不適之感，任由魏太后戴著華美指甲套的手替自己整理衣裝，呼吸間盡是脂粉與香粉混雜的濃郁氣息。

「皇兒，妳瘦了。」魏太后目光慈愛地看著她。「妳病將好便要上朝，如此勞累母后實在是心疼。」

燕青沒有作聲。

魏太后幽幽一聲歎息，「妳外祖父和舅舅怕妳為難，讓妳莫要與大司馬爭執，母后只怕大司馬今日早朝必會再提世族捐田一事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燕青面色幾變，恨聲道：「他實在是欺人太甚！待兒臣日後親政，必會滅他九族！」

「皇兒，妳莫氣。」魏太后像是十分害怕地環顧左右，「誰讓我們孤兒寡母勢單力薄，一應國事都得仰仗他人，如今滿朝臣子，妳能信的也只有妳外祖父和妳舅舅了。」

「外祖父和舅舅事事為兒臣打算，兒臣感激不盡。大司馬此次主張捐田，怕就是衝著他們去的，他這般無視朕，朕必定不會放過他！」

「皇兒。」魏太后又擔心又欣慰，「妳記得妳外祖父和舅舅的好便是，眼下還不能和大司馬硬著來……可妳是天子，哪有受制於人的道理。」

燕青垂眸，「兒臣知道了。」

魏太后的眼中似有萬般不放心，憐愛無比地替她理著衣襟，燕青不著痕跡地往後退一步，避開對方的親近。

時辰已不早，母子二人就此分別。

帝王的儀仗在前面開路，後面跟著若干宮女太監，燕青走得極慢，旁人都以為她身體尚在虛弱之中，實則是因為龍袍太過繁複，她怕踩到自己的袍襪。

過北斗廊，即入太宸殿，上朱臺，坐龍椅，享百官叩拜，一聲聲萬歲如白浪逐風，一陣高過一陣。

燕青背靠雕龍漆金的龍椅，蹣起二郎腿抖著腳，眾臣對此習以為常。

這是太宸殿，穆朝的王權中心，金漆雲頂祥龍柱，藻井蟠龍軒轅鏡，燕青坐在軒轅鏡正下方，漫不經心地俯視著朱臺之下的文武百官，旒旒如流蘇般來回晃動。旁人穿越最好不過公主郡主皇后，她這一穿倒是穿得極其到位，一上來就是一國之君，可惜她比誰都清楚一個事實，自己僅是一個吉祥物，穆朝真正的掌權者是大司馬蕭應。

蕭應，字旻天，光這兩個字足見此人之野心。

這般權勢滔天之人，不是嚴肅刻板的老者，也不是絡腮滿臉的粗魯武夫，卻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子。

朝服金冠，寬袍廣袖，既有名士之風骨，亦有上位者的霸氣，若只是氣勢過人還罷了，偏偏他還是世間罕見的美男子。

可雖然五官完美，那眼睛卻似寒玉一般沒有溫度，眸漆而深，無波無底，令人驀地升起冰冷恐懼之意。

燕青與他的距離只隔著七階的朱臺，她不知道這個男人有沒有對著龍椅偷偷流口水，但她知道對方必定視皇位為囊中物，這讓她如坐針氈，覺得龍椅無比硌人。朱臺下的朝臣們涇渭分明，一方是以魏太師為首的世族門閥，一個個峨冠美鬚，無論中年青年皆是清一色的美男子。

另一方是開國功臣之後與舉薦而仕的人才，這些人或老或壯，鮮少有年輕者，他們眼神恭敬神態卑謙，全是臣服謹慎的模樣，但是他們恭謙的對象不是她，而是坐在右側最前面的蕭應。

慕容家的先輩們驍勇善戰，與蕭氏先祖共同打下這一片江山，當年曾有「慕容與蕭，江山共挑」之說，可見蕭家的地位。

前幾代的皇帝們爭來奪去，你殺我我殺你，往往一個龍椅還沒坐熱就被下一個給幹掉，他們之中有的倚仗蕭家，有的借力魏家，所以到了順昌帝手上時，穆朝已是魏蕭兩家平分天下的局面，兩家相互制約，一個在前朝一個在後宮，前朝有蕭家，後宮有魏家，可憐的皇帝夾在中間。

近幾年蕭應越發勢大，魏家也不得不避其鋒芒，但不論以後是蕭家上位還是魏家不甘落後，夾在中間的皇帝註定會成為他們爭權奪利的犧牲品。

這樣的處境實在是不太妙啊……燕青在心中淚流滿面。

「陛下，臣有事啟奏。」上前一步的是齊司空。

穆朝有四大世族，魏趙王齊，這是一個王侯將相皆有種的時代，沒有科舉取士，只有祖蔭或是軍功舉薦。

齊家雖是四大世族之末，但依附的是魏家，齊司空向來是魏太師的馬前卒，一舉一動都是魏太師的授意。

燕青神經緊繃，她這麼一個吉祥物能做什麼主，真正鬥法的是蕭應和魏太師，她不過一個可悲的工具人。

齊司空神情激憤，「捐田應當量力而為，一百頃太多，臣等實在是無能為力！」

蕭應主張世族捐田，四大世族以一百頃為準，齊家是一百頃，魏家則要兩百頃，一頃為五十畝，便是五千畝與一萬畝，如此一來這些世族或多或少都要脫一層皮。

燕青暗自咂舌，再看那坐著不動的美男，腦海中閃過四個字：美人有毒。

「陛下，臣以為齊大人言過其實，齊家積厚百年田多地廣，區區一百頃實在是九牛一毛。」美人的聲音很好聽，冷而清越，似寒泉又似冰玉。

「蕭大人，你莫欺陛下年幼而胡亂指責，我們齊家向來忠君不二，下官又豈會瞞報事實，求陛下明察，臣等確實有心無力啊。」

「齊大人，陛下金口玉言，你不遵旨便是欺君罔上，欺君之罪當誅！來人哪，革去齊大人的冠帽，拖出乾坤殿！」

美人一怒，天地失色，燕青不由得瑟瑟發抖，她對蕭應的懼意一是本能，二是原主殘存的意識，蕭應敢在皇帝面前發號施令，可見已到了目中無君的地步。

齊司空是魏太師的臂膀，若真被趕出朝堂，無異斷了魏太師的一條手臂。

「陛下！」

「陛下！」

「陛下！」

這些出頭阻止的人之中不少是魏太師一派，其中也包括魏太師的兒子魏尚書，他們一心捍衛自己世族的利益，一聲聲急呼如戰鼓擂擂。

「慢著！」燕青硬著頭皮喊了一句，喊完之後身體抖得越發厲害。「蕭大人，齊大人無心之言，朕……」

「陛下，君無戲言！」

燕青暗暗吐槽，她算什麼君？她說什麼了？什麼都是蕭應自己說的，她甚至連個傳聲筒都算不上。

魏太師終於出列，「陛下，蕭大人實在太過狂妄。我等世族自來擁護皇室，萬不會有一絲不臣之心，還請陛下明察，還齊大人一個公道！」

「魏太師，你是在指責陛下糊塗不成？」

蕭應的聲音聽在燕青的耳中，完完全全是一道催命符，被那雙冷漠的鳳眼看著，她就像是被人扼住脖子一般感到窒息。

「蕭……蕭大人，此事可容後再議……」

「不成，陛下的威嚴不容侵犯！」

她有個屁的威嚴！

燕青想罵人卻又怕得要死，身體不受控制地抖得更加厲害，她古怪地看著自己彷彿中風一樣的手，突然有一物從寬大的袖子滑落，正是那只裝著蚰蚰的瓷罐，它一路滾下朱臺，溜溜地滾到殿中央。

罐蓋摔掉了，從中蹦出那隻頭大雄健的蚰蚰，牠乍一見光頓時鬥志昂揚，精力充沛地在殿中間蹦躑，殿內頓時鴉雀無聲，唯能聽到牠作死的叫聲。

燕青急忙跑下朱臺逮牠，牠倒是靈活至極不停蹦來蹦去，完全不知自己大難臨頭，她幾次撲空，心下又急又惱。

蚰蚰叫得歡實，跳得也歡實，從東邊到西邊，從這個臣子的腳邊到那個臣子的腳邊，最後落到朱臺不遠的地方，終於停下不動了。

突然一隻黑面金邊繡雲紋的官靴抬起落下，牠的叫聲戛然而止。

燕青似乎聽到牠身死時發出的爆漿聲，頭皮都快炸了。

殿中安靜到詭異，似有無數黑暗的藤蔓從地底冒出，無聲無息地纏繞在人身上，那種恐懼無孔不入，散發著死亡的氣息。

燕青想尖叫，忍到喉嚨發癢。「咳咳……」

蕭應的官靴已撤，光可鑒人的地上是蚰蚰慘不忍睹的屍體，說是屍體實在是違心，不過是一小撮七零八碎的殘骸。

瓷罐倒是結實，除去磕掉一角之外還能用。

燕青小心翼翼地撿起罐子和蓋子，然後將蚰蚰的殘骸裝進去，她做這些事的時候，所有的朝臣們看著她，彷彿她不是一位君王，而是宮中打掃的下人。

收拾好一切，她再次坐到那硯大的龍椅上，驚魂未定地歎一口氣，當皇帝當到這個分上也真夠慘的。

燕青知道蕭應那雙冰冷而狂悖的眼在看自己，她卻不敢與之對視，因為她怕自己會被深淵吞噬。

「陛下，捐田之事已不容更改，臣定會全力以赴。」

這聲音該死的好聽，又該死的讓人膽戰心驚。

燕青的身體還在抖，她緊緊揣著瓷罐，越發覺得前路無光如履薄冰，她覺得殿中四面透風，風入骨髓如針如冰。

如此處境，恰似四面楚歌，又似冰天雪地。

這時又有一人出列，是趙太保。

「捐田一舉利在百姓，臣願同族人捐出兩百頃！」

穆朝頭部重臣中有三太二大，三太即太師、太傅與太保，此三官皆出身世族，與之並列的二大即大司馬和大將軍，是掌穆朝兵權的開國功勳。

「趙大人，你……你……」魏太師指著趙太保，一時間說不出話來。

魏趙王齊四大世族向來是團結一心的，誰想趙家竟暗中投靠了蕭應，如此一來對魏太師是大大的不利。

三太之中的田太傅早已淡出朝堂不問朝事，僅剩魏太師和趙太保相扶抗蕭，眼下趙太保突然臨陣倒戈，太過出人意料，朝堂上一片譁然，眾臣皆是一臉震驚。

三年前，蕭應以囤兵蓄謀造反一事除掉大將軍伍仁，自那以後他便接手伍家的勢力，得以全掌穆朝兵權，迫得魏太師不得不避讓三分，而今魏太師又失去趙家的支持，可謂是折了手臂又斷腿，往後哪裡還有與蕭應抗衡的底氣。

他們東風壓西風，西風還在垂死掙扎。夾在兩股勁風之間生存的燕青更是淒慘可憐，自覺與那險些被拖出去的齊司空同病相憐。

她悲憫地看了齊司空一眼，一臉的愛莫能助。

魏太師被趙太保打得一個措手不及，白面有鬚的臉脹成朱紫色，頻頻看向燕青。燕青決定裝死，絲毫不理會他頻頻暗示的眼神，她不過一個吉祥物，擺著好看就成了，幹麼摻和他們的爭鬥。

何況捐田一事雖說有損世族的利益，但卻實實在在利於百姓，穆朝世族門閥眾多，百姓如螻蟻一般依附他們，大多數的百姓如長工一般過活，甚至有些連奴僕都不如。

這些所捐田地會租給百姓打理，五年之後歸承租之人所有，此次田地改革制度還包括開荒，百姓自己開荒而得的田地三年內歸朝廷，三年之後歸開荒者。

齊司空眼珠子狂轉，應是在權衡利弊，最後大喊一聲，「下官願捐出一百頃地！」

燕青並不意外齊司空會改變主意，蕭應已是權高蓋主，非魏家所能比，齊司空是個識時務的人，萬不會和自己過不去，更不會拿性命作賭注。

魏太師急切的聲音又起，「陛下，此事萬萬不可開先例，萬一激起天下世族的怒火，那該如何是好？」

燕青還在裝死，這事她說了不算，而且她覺得魏太師和她都是秋後的螞蚱，註定活不了多長，不過他們這兩隻螞蚱並不在一根繩上，命運也並不相通，因此即便魏太師的眼睛快把她盯出一個窟窿，她縮著脖子越發不敢出頭。

原主的名字叫慕容適，代表合適之意，合適的時機出生，一切都是如此的恰到好處，這樣的人生何等的令人羨慕。

可應天而生的慕容適沒能成為一代明君，反倒從小乖張暴虐，最喜歡砍別人的腦袋，一砍就砍一串，引得宮中人人怨聲載道。

如此殘暴的昏君還是個多面人，在魏太后面前是媽寶男，妥妥的乖寶寶，一旦上了朝立馬又變成畏蕭應如虎的可憐蟲。

燕青這副縮頭烏龜的樣子，群臣習以為常。

東風旺極烈極，西風已經是有氣無力，這般局勢，便是一個局外人都能看得清楚明白。

魏太師還在做最後的努力，「陛下，若真執行此令，必將人心不穩……」

「魏太師，趙大人與齊大人身為世族表率已經做出選擇，何來人心不穩一說？莫非魏太師是危言聳聽，意欲攪亂朝綱？」蕭應的聲音還是那麼的冷酷而無情。

燕青頭皮發麻，越發緊握瓷罐，魏太師都鬥不過蕭應，她又怎麼可能絕地反擊，尤其當蕭應冷漠的目光望過來，她彷彿能看到千萬種關於自己的死法。

「陛下，魏太師居心叵測，該當何罪？」

「該……」燕青吞嚥著口水，她得罪不起蕭應，卻又不能捨棄魏太師，有他倆鬥法她尚且還能有喘息的餘地，若是魏家倒了，她怕是離死期不遠。「蕭大人，魏太師一向忠心耿耿，萬不會有不臣之心。」

魏太師感動不已，險些老淚縱橫，「陛下，臣一片忠心可昭日月，蕭大人欲加之罪，不知到底是何意？」

「陛下，魏太師若真忠心不二，為何再三阻撓陛下的千秋大計？」

燕青感覺自己像被兩面大山夾擊，一面聳入雲霄，另一面也是高山峻嶺，窒息感再次襲向她的喉間，她拚命地咳嗽起來。

「依朕看，蕭大人和魏太師都是忠心之人，捐田一事就這樣吧。」除了和稀泥，她也沒有其他的法子。

魏太師痛心疾首，「陛下！」

燕青只能再次裝死。

蕭應冰冷無情的聲音又起，「魏太師，陛下心意已決，難道你想抗旨不遵？」

「蕭應，你狼子野心！」

「魏太師，陛下跟前豈容你放肆！」

「蕭應，你欺陛下年幼，你一手遮天，你……」

「魏太師，當心禍從口出。」

下朝的時候，燕青像被鬼追似的走得極快，她不想被魏太師和魏尚書攔住，更不想聽他們向她抱怨給她洗腦。

她緊緊揣著瓷罐心有戚戚焉，這蝨蝨的下場或許就是她的未來，今日她為牠收了屍，不知他日有沒有人會為她收屍，相識一場又同是天涯可憐蟲，她要為牠選一處好地方，好好葬了牠。

大祁宮很大，沒有人氣的大祁宮越發的空曠，在這外表金碧輝煌內裡腐朽荒蕪的宮牆之中有著無數荒廢的宮殿，她尋的是一處偏遠的宮殿，聽說此地是樂寧帝時期是宮中禁地，禁得久了便成了荒宮。

她用木棍挖出一個小坑，然後將蝨蝨埋進去。

「大將軍，下輩子投個好胎，投在深山老林裡，投在沒有人煙的地方，別再被人捉住，一輩子鬥個沒完，死後連具完屍都沒有。」

這蝨蝨叫大將軍，在蝨蝨界應是何等威風，可惜一旦碰上大司馬，戰力懸殊化成爛泥。

燕青打量自己細胳膊細腿的，深深為自己的將來掬一把同情淚，她這樣的小身板哪裡鬥得過蕭應，遲早會成為他踩著上位的踏腳石。

風不知從何處起，吹動樹葉沙沙作響，突然她聽到一種奇怪的動靜，然後便見不遠處的草叢中竄出一人，那人是太監裝扮，手握著一把鏽跡斑斑的菜刀，狂奔著朝她砍來。

「狗皇帝，我要殺了你！」

燕青嚇了一大跳，高呼救命。

為了避人耳目，她身邊僅帶著一名叫平康的小太監，平康當即大喊，「來人哪，有刺客，救駕！救駕！」

那人已至跟前，燕青不知哪裡來的力氣一腳踢過去，意外的是這一腳居然將那人踢倒在地，只聽到一聲「匡噹」，生鏽的菜刀掉在地上。

很快宮中侍衛聞聲而來，將那人制住。

燕青這才看清此人的樣子，約莫十六七歲的樣子，身形極瘦臉色極差，看上去虛弱至極，應是有幾天沒怎麼好好吃過東西，他目如毒刀，咬牙切齒掙扎不休，必是一個與原主有著深仇大恨之人。

慕容適殺人如麻，這宮裡的太監宮女們不知有多少背地底扎小人盼著他早死，但敢當面刺殺的人倒是沒有，這人是第一個，時機算得不錯，可惜沒能一舉成功。那破爛的菜刀斷成兩截，已經被鐵鏽蝕透，這樣的凶器別說是殺人，便是嚇唬人也不能夠，不知這人哪裡來的勇氣，竟然以為憑著自己貓一樣的力氣和一把爛菜刀就能成事。

「你是誰？為何要殺朕？」

那人被侍衛們像拎小雞一樣制住，聲音倒是還有些中氣，「狗皇帝，你害了我家公子，我變成鬼也不會放過你！」

燕青了然，「原來你是伍煜的僕從。」

伍煜是原大將軍伍仁之子，三年前伍仁被蕭應奪了權，還扣了一個意圖謀反的罪名，最後他自己落得一個斬首示眾的下場，其子孫也跟著遭殃，伍家人幾乎都被殺光了，獨獨剩下幼子伍煜。

誰也不知蕭應為何留下他，他死罪難免活罪卻是難逃，好好的將軍府公子一朝被斷了子孫根，送進大祁宮裡當奴才，與之一同進宮的是他的僕從伍林，即今日行刺之人。

伍林之所以要殺燕青，都是因為伍煜。

三天前，蕭應力主捐田一策，原主是個傀儡，除了無能惱怒之外只能乾瞪眼，散朝之後又被魏氏父子添油加醋一通煽風點火，三兩下氣到失去理智，恰巧瞧見千鯉池有一太監趴在池邊清理水中的水草和落葉，他一個怒火攻心氣衝衝對著那人踹去。

那人下意識一躲，原主一個收力不及掉進池中，當夜就高燒不退死了，燕青便是那個時候穿過來的。

而那清理落葉的太監便是伍煜，伍煜是武將之子，自幼習武，當時那下意識的一個閃身應是本能所為，可魏太后大怒，命人將其杖責一百。

一百杖刑過後，伍煜只剩一口氣，若不是怕蕭應以後想起這麼一個人來，恐怕魏太后會當場要了他的命。

「你個狗皇帝，你不得好死……我家公子……嗚嗚……」伍林哭了起來，「你殺了我吧！我化成鬼也不會放過你的，你這個狗皇帝！」

「你還真是不怕死！」燕青裝作很生氣的樣子，「你行刺朕，朕豈會讓你死得這麼痛快？你們把他押到清水司，讓他給朕天天洗恭桶！」

清水司是清理宮中穢物之地，也是整個大祁宮最低賤的一個單位。

「狗皇帝……有本事你就殺了我！」伍林叫囂著，哭聲嘶啞。

燕青有些頭疼，這伍林也就不到二十歲的樣子，別看他聲音大，什麼狗皇帝什麼不怕死的，想來其實是怕極了。

唉，原主造的孽，她必須為其擦屁股。

「你以為你是誰？你讓朕做什麼朕就做什麼？朕偏偏不殺你，看看你能硬氣到幾時。你們趕緊把他帶走，朕倒想知道他天天聞著臭味還有沒有功夫操心他的主子！」

伍林被拖下去，伴隨著一長串色厲內荏的罵聲。

色厲內荏的何止是他，燕青自己亦如是，她表面上看是一個皇帝，錦衣玉食要什麼有什麼，可是誰能知道她心裡的苦，別人當皇帝糾結的都是江山美人哪個重要，她只有一個念頭，那就是保住自己的小命。

天空那朵雲倒是和她極像，看似高高在上卻不知會飄向何方。

「伍煜關在哪裡？」她問平康。

平康嚇得跪在地上，聲音斷斷續續，「回……陛下，他被關在……獸殿。」

所謂獸殿是原主最喜歡的地方，那裡養著虎豹等猛獸，以及一些犯錯的宮人，原主有三大愛好，養蠅蚩、砍人頭和喜歡看人獸鬥。

燕青覺得原主就是一個性格扭曲的變態。

事實上慕容氏盛產變態，她爹煉丹到走火入魔的地步，天天妄想著煉出長生不老的仙丹；她皇爺爺最喜歡聞女人的體味，聽說極其寵愛一個可以幾個月不洗澡的妃子；她有一個皇伯伯喜歡削人玩，先削手再削腳，然後找一個大甕把人養起來排成一排欣賞，白天看晚上看，吃飯的時候也看；她還有一個皇伯爺爺喜歡喝人乳，宮裡養了近二十位乳娘，每天把人乳當水喝。

一家子的變態，原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

燕青穿來時曾走馬觀花一般旁觀了原主的一生，對於原主的評價只有一句話，那就是可憐可恨死有餘辜。

她假裝氣衝衝地往獸殿而去，注意到身邊的平康腳步虛浮行走如落葉一般無力，心道這孩子怕是以為自己又要砍人頭穿串串。

伍煜被關的地方本是一間廢棄的獸圈，十分髒亂且臭氣熏天。一推開門，複雜的臭味熏得燕青險些吐出來。

低矮的獸圈光線極差，僅能看見角落裡有一坨東西。那坨東西一動不動，像是一團死物。

「伍煜？」燕青這時已經適應了光線，勉強能看到那是一個人，一個像一堆爛泥似的人，不知是死是活。

平康上前，試探著推了那人一下。「伍煜，陛下來了。」

那人似乎動了一下，以極慢的速度慢慢抬頭，一頭凌亂的散髮之下，是一張出奇

清俊的臉，極瘦極白，眼神無光。

燕青的心顫了一下，這才看清伍煜身上的傷，血跡與青灰色的衣服混結在一起，傷口沒有經過任何的處理，可能是天涼，也可能是他身體素質好，所幸那些傷口並沒有潰爛。

「你倒是命大，這樣都沒死。」

「慕容……適！」伍煜的聲音挺好聽，如果他沒有經歷大變，應是一位溫暖開朗的少年。

伍家的人都死光了，剩下這麼一個獨苗，燕青覺得蕭應是故意的，故意讓伍煜活著，卻又把他送進宮當太監，這樣的羞辱比讓伍家死絕更狠。

蕭伍兩家都是穆朝的開國功臣，算得上是世交，也不知道伍家怎麼得罪蕭應，他居然不念舊情如此折辱伍煜。

「你竟然敢直呼朕的名字，朕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，你們主僕倆還真是一個樣，一個個都想找死！」

「……伍林，你把他怎麼了？」伍煜的眼中終於有了一絲波動。

燕青冷笑，「他欲行刺朕，朕不要他的狗命已經算是開恩，你還敢問朕把他怎麼了，難不成你也想和他一起去清水司洗恭桶？」

伍煜眼中的焦急散去，緩緩閉上眼睛。

「你們想死，朕偏不讓，朕還沒想好怎麼折磨你們，怎麼能這麼輕易讓你們死了。來人哪，給他用最好的藥，讓他快點好起來。伍煜你給朕等著，朕不會讓你這麼容易死的，朕要讓你以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！」

陰森的語氣，惡毒的話，很符合原主的性子，所有人都不會想到燕青是在救伍煜，只會以為伍煜就算是養好了傷，以後還會有千萬種的痛苦等著他，不如現在一了百了。

伍煜顯然也想到了，他面露痛苦，似乎想咬舌自盡。

燕青看到了，心為之一提，「伍煜，你可別尋死，你別忘了還有伍林，你若死了，那你應該承受的朕會全部加諸到伍林的身上，朕是個什麼性子你清楚，你膽敢死，朕就千倍萬倍的折磨他。」

「你……你別動他！」伍煜拚盡全力一吼，「有本事你衝著我來……」

「好哇，那你可得好好活著。」活著不一定有希望，但死了就什麼希望也沒有了。伍煜的眼中是濃濃的恨意，那種恨又夾雜著深深的絕望，燕青被這樣的目光看著，心下是說不出來的憐憫與難受。

她轉身出了獸圈，空氣頓時新鮮許多，然而此地養了不下十隻虎豹，到處都飄散著獸類獨有的氣息，她很不適應，儘量屏著氣不敢大口呼吸。

突然一聲虎嘯，驚得她差點失態。

「陛下，大將軍應是聞到您的氣味，您要不去看看牠？」平康問道。

又來一個大將軍，原主還真是對權力充滿渴望，在朝堂上得不到滿足，便在玩物與後宮尋找認同，蚍蜉大將軍的死歷歷在目，燕青現在不想看到另一個大將軍。她輕輕搖頭，「不了，時辰不早了，朕就不去看牠了。」

時辰確實不早了，平康小聲提醒，「陛下，您該去見大司馬了。」

大司馬三字如同緊箍咒，燕青感覺自己身體一僵，不知是她自己的本能反應還是原主的肌肉記憶，她趕緊將無措的雙手藏好，背著手昂首挺胸向前走，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。

第二章 工具人真難當

勤政殿是歷代皇帝處理政務之處，如今是蕭應的地盤。

她這個傀儡皇帝雖然是一個吉祥物，但吉祥物也有吉祥物的作用，比如說當一個擺設，又比如說成為一個蓋章工具。

所有被蕭應批閱過的奏摺都會放在一處，等待著她拿玉璽一個個蓋章，這樣的行為好比是欲蓋彌彰掩耳盜鈴，然而卻無人敢明著提出異議，包括跳得最厲害的魏氏父子。

原因無他，只因蕭應手握兵權，在武力面前，所有的反對都是徒勞。

整個穆朝的大權一大半都在蕭應手中，蕭應現在做的一切就是想方設法削弱世族和魏家的勢力，等到他們全無招架之力，才是他真正心安理得坐上龍椅之時。

燕青不敢看他，他僅是坐在那裡便已是壓迫感十足，明明瞧著廣袖長袍似書生模樣，那一雙修長的手卻不知沾著多少人的鮮血。

他本是蕭家庶子，聽說為爭蕭家家主之位弑父弑兄，連其父兄的妻妾們都不放過，這樣一位殘忍嗜血的人根本就沒有弱點。

玉璽不重，但章子要蓋清楚還是得用一些力道，燕青吭哧吭哧地蓋著章，眼角餘光不時瞄著工作中的男人。

都說工作中的男人最有魅力，她此時只覺得越看越恐怖，對方一身的氣勢不是皇帝勝似皇帝，她總覺得下一秒他會臨時起意，從桌子底下抄出一柄長劍結果她的性命，自己坐上龍椅當皇帝。

好死不死，她一下子看得入神，不期然對上一雙冰冷肅殺的眸子，她駭得心頭大跳，手一抖玉璽就蓋歪了，再一看奏摺上的內容，她心下發涼。

完了，這下死定了！

奏摺是一位署名李介的諫官寫的，通篇都是對蕭應的歌功頌德，什麼一人當朝定乾坤，護佑江山獨風騷，什麼一片忠心為君憂，不辭勞苦擔罵名等，滿滿的溢美之詞，字裡行間都是對蕭應的崇拜與恭維。

馬屁拍得這麼露骨，實在是一個人才。燕青對這些話只有鄙夷，對那叫什麼李介的人也沒有任何的好感。

可惜她此時顧不上這些，她該擔心的是自己，自己好不死弄髒了這份奏摺，蕭應會不會覺得她是對他不滿？

她深吸一口氣，準備先不聲張，得過一時是一時。

誰知她眼角餘光突然瞄到那坐著的人動了，他無比優雅地站起來，廣袖長袍如流水一般飄逸，身長玉立似松柏般高冷出塵。

他……他竟然朝她走來！

燕青嚇到渾身僵硬，心裡急得要死，催促著自己趕緊把奏摺收起來，但是她的身

體根本動不了，像被人定住一般。

那壓迫感一步步逼近，彷彿刀尖一寸寸指向她，她喉嚨發緊，像是能看到那刀尖刺穿自己的身體。

「蕭大人，你來得正好。朕以為這份奏摺寫得極好，正好寫出朕的心聲。」她將那奏摺舉起，整個人呈防備的狀態。

蕭應的目光落在那奏摺上，自然不會忽視那歪糊的玉璽印。

「朕方才一時激動，下手不穩蓋歪了玉璽，蕭大人忽略即可。朕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李介這個人，沒想到文采如此出眾，朕以為這樣的人一定要重用，蕭大人以為如何？」燕青感覺自己臉皮都在抖，眼睛都快要抽筋了。

蕭應那雙寒冰似的眸子看她時，她的腿開始打擺子，不由得縮了縮脖子，生怕那冰刀一樣的目光會讓她腦袋搬家，真是太嚇人了。

敵不動，她要動，因為不動會死，所以她不得不再次硬起頭皮，道：「朕剛開始有點想不通，方才突然想明白了，捐田一事利在百姓，功在千秋，這可是天大的善舉，無奈魏太師等人暫時不理解蕭大人的一片苦心，朕一定會勸他們的。朕以前聽人說過民間有俠士，專門劫富濟貧幫助百姓，深以為蕭大人此舉頗有俠士風範，真是可歌可敬。」

一口氣說了這麼長的話，她倒不怕崩人設，因為原主就是這麼一個人。

慕容適怕蕭應怕得要死，私下用極惡毒的語言咒其死，當面卻是敬畏有加，時不時乾巴巴地討好一番，或許正是從小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地活著，才會導致心靈扭曲。

燕青假裝再次欣賞這份奏摺，準備違心誇到底，不想一隻修長的手抽走奏摺，她駭然抬頭，看到的是一張面無表情的冷臉，那奏摺在修長的手中化成碎片，然後被丟棄。

「虛浮之詞，不足為信。」

燕青心道，這人真是虛偽，既然認定是虛浮之詞，為何過審這奏摺？若不是他自己看過了，這東西又怎麼會送到她面前。

好一個自相矛盾的人，莫非是故意試探她？原主在他眼皮下多年，應該早被他摸透性情，他又怎麼會在意一個傀儡的想法？

氣氛一時變得詭異，明亮的殿中彷彿忽然變得陰森至極，燕青的神經又緊繃起來，像極繃緊的弦一樣驚恐地蓄滿張力。

蕭應背在身後的手一動，她驚得瞬間往桌子底下鑽。

「不要殺我，不要殺我！」

一聲嗤笑響起，無情又諷刺。

「陛下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燕青覺得丟臉極了，她也不想這樣，可身體就是不受控制地做出反應，她驚魂未定地從桌子底下出來，尷尬苦笑，「朕和蕭大人開個玩笑。」

方才蕭應手一動，她真的感覺對方在拔劍，那劍像是藏在他寬大的袖中，也像是藏在他的腰封中，氣場之強大足以毀天滅地。

「陛下日後莫要開這種玩笑，萬一成真如何是好？」

聽聽這語氣，分明是意有所指，若是成真還能如何是好，那自然是江山易主。一想到蚩蚩大將軍的死，其下場之慘讓燕青又是一陣不寒而慄，她穩穩心神，繼續當好一個工具人。

做為一個傀儡皇帝，原主還挺忙的，既要苦命地上早朝，還要裝模作樣地批閱奏摺，更要每天去元德殿陪魏太后用晚膳。

等接近元德殿，她臉上慢慢積攢出怒氣，而後氣鼓鼓地大步入殿，也不看殿中有什麼人，直接大發牢騷。

「真是氣死朕了！朕發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殺了他！朕一定要滅他九族！」

說完之後，她這才像是看到除了魏太后之外，魏太師也在。

這對父女方才明顯私議了好一會兒，魏太師的臉色很難看，魏太后保養得宜的臉上也不見一絲笑意。

「陛下，臣無能。」魏太師一聲歎息。

燕青一跺腳，「朕知道外祖父盡力了，一切都是那蕭應狼子野心！他如此無視朕，這般不把朕放在眼裡，朕恨不得抽他的筋剝他的皮，把他做成人皮燈籠！」

她口中厲害得緊，心裡卻是怕得要死，這樣的話是原主常說的，她卻是知道自己不可能鬥得過蕭應，指不定被做成人皮燈籠的人是她。

魏太后應是聽慣了這樣的話，加上殿中無外人，臉上自是不見任何驚訝。「皇兒，妳消消氣。」

「母后，您是不知道那個蕭應他有多可惡，他竟然……他竟然踩死了朕的大將軍，那可是朕的大將軍，朕最喜歡的一隻蚩蚩！」

「皇兒，母后知道，母后都知道。」魏太后的慈母功夫做得還是很到位的。

燕青怒不可遏地掀著龍袍坐下，猶在氣憤之中，「他眼裡根本沒有朕，捐田的聖旨根本就不是朕同意的。外祖父，你可一定要為朕做主，萬不能讓蕭應再這般張狂下去！」

魏太師自然是應下，「陛下放心，只要有臣在一日，就一定會護住陛下。」

燕青比誰都清楚，魏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她現在是前有狼後有虎，內外都有人虎視眈眈盯著她的位置，這麼一個外憂內患的處境，想要絕處逢生談何容易。

魏太后道：「皇兒，妳累了一天，去找樂央解解乏吧。」

燕青點點頭，往偏殿走去。

魏太后口中的樂央是一位貌美的宮女，說貌美實在太過空泛，樂央的美在整個大祁宮都是頭一份，冰肌玉骨雪膚花貌，笑起來有兩個小梨渦，不笑時似春花迎風。所謂的解乏不過是美人相伴餵個點心捏個腿之類的，雖然燕青覺得彆扭，但想來原主應是很享受的。

她無狀地斜靠在軟榻之上，樂央的纖纖玉手正在投餵她，美人在前含情脈脈，她心裡卻是無力吐槽。

如此豔福，實在是難以消受。

那對父女不知在說什麼，大抵是一些關於蕭應、關於她的算計，這一天下來她真

的是身心俱疲，不知不覺閉上眼睛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她聽到魏太后的聲音，睜開眼一看，室內已經亮起燈火，外面也是黑透了。

魏太后慈愛的問：「皇兒可是休息好了？晚膳已經備好，快些起來吧。」

一番收拾過後，母子兩人共進晚餐，滿滿一大桌山珍海味，奢侈而又浪費。

燕青皺著眉，看似還在為朝堂上的事煩惱，實則不動聲色地吃了兩碗飯，如果說這個身分舉步維艱，其實也還是有一兩分可取之處，比方說衣食無憂。

飯後，有宮女照例捧上一碗藥，藥味很重，聞起來就知極苦。

魏太后接過藥，親自端給燕青。

燕青誇張地聳著鼻子，露出極不喜歡的表情，甚至別過頭去，不想多看那碗藥一眼。

「皇兒，趁熱喝了吧，這都是為了你的身體。」

「母后，這藥也太苦了。」燕青抱怨著。

「良藥苦口，母后也是為你好。」魏太后溫言細語，像哄孩子一樣哄她，「皇兒，聽話，喝了吧。」

燕青自知躲不過，不太情願地接過來，一口氣喝乾，宮女立馬有眼色地奉上蜜餞果脯，她一塊杏脯下去才算是壓住那翻湧的苦味。

魏太后應是滿意了，笑得越發慈愛，燭火相映中，她豔麗的五官變得不太真切起來，那一聲聲叮囑聽在燕青的耳中飄飄忽忽。

這般母慈子孝的場景，元德殿的宮人們習以為常。

燕青出元德殿的時候，天色已經擦黑，冷風一吹，那猶在腹中翻騰的苦藥變得極陰極涼，涼得她肚子一陣痙攣，彷彿有無數涼絲絲的寒氣從丹田處發散而去，瞬間蔓延至全身。

行走一段路後，寒涼之氣又像是重新彙聚丹田，那股寒氣經久不散，凝滯在她的下腹處盤繞生根，她忍不住停下來，極力忽視不舒服的感覺。

下一瞬，好幾個宮人跪在她面前。

「陛下饒命！」

「饒命啊！」

這些人以為她停下來是又起殺意，生怕自己無緣無故掉腦袋，所謂伴君如伴虎，用在原主身上倒是貼切。

「都起來吧。」

可她這聲命令反倒讓那些人越發磕頭不止，就連她身邊的平康，那小身板也抖得像是風中的落葉。

原主殺人如麻，興起時就把身邊人的腦袋穿成一串，這麼多年來，乾坤殿的宮人們如流水一般不知換了多少回，燕青索性背手往前走，什麼也沒說。

那些宮人們逃過一劫，只道陛下今日發了善心。

乾坤殿的宮女太監們一茬又一茬，唯有殿中主事曹嬪嬪始終不變。

曹嬪嬪是原主的奶嬪嬪，一應貼身事宜從不假手他人，此人是魏太后的心腹，也是原主最為信任之人。

燕青對著曹嬪嬪，自然又是一通抱怨，「嬪嬪，今日真是氣死朕了！朕的大將軍竟然被蕭應踩死了……他這麼對朕，朕以後不會放過他的！」

曹嬪嬪生著一張圓臉，身量微胖個子中等，是那種長相普通卻讓人覺得慈愛平和的人。

「陛下莫氣，奴婢讓他們再給陛下去捉。」

「大將軍可是朕最喜歡的蚰蚰，朕不會再喜歡別的蚰蚰了。」

「陛下，一隻蚰蚰而已，能得您的喜歡是牠天大的福氣，便是死了也值了。」

燕青似被她哄得高興了些，由著她侍候自己更衣梳洗，這副身體毫無女子之態，平坦清瘦一如男兒，一馬平川的前胸還被白布條纏繞了好幾圈。

「嬪嬪，這白布纏著實在是麻煩，朕總覺得被勒得喘不上氣來。」

「陛下，男子都是這樣，不比女子。」曹嬪嬪好聲好氣，「您是一國之君，豈能失了男子的體統，身為男子自是和女子不同，萬不能像女子那般隨意而為。」

「當男人可真麻煩。」燕青半真半假地呢喃著。

可憐原主一直到死從未懷疑過自己的性別，可見曹嬪嬪對其灌輸的思想有多根深蒂固。

曹嬪嬪又哄她，「陛下又說孩子話，當男人多好啊。太后娘娘說了，待陛下再年長一些就將樂央姑娘送過來，到時候陛下佳人在懷，自是想如何便如何。」

樂央就是魏太后吊著原主的一塊肥肉。可憐原主一直以為自己是男子，心心念念著以後要納樂央為妃子。

燕青故意裝出高興的樣子，「朕以後定會好好寵愛樂央，讓她成為整個穆朝都羨慕的女子！」

「陛下如此看重樂央姑娘，樂央姑娘真是好福氣。」

「嬪嬪，妳說要不朕封她做皇后？」

「陛下……這……奴婢不敢妄議。」

燕青笑起來，意氣風發地道：「待日後朕親政了，必定先抄了蕭家！到時候朕想寵誰就寵誰，誰要是敢多說一個字，朕就滅他九族！」

曹嬪嬪乾笑，眼底の惋惜轉瞬即逝。

燕青一夜睡不踏實，晨起還要上朝。

都說當皇帝好，依她看自己這樣的皇帝不當也罷，她真想大大方方告訴那些人，皇位你們要拿儘管拿，只要能給她一條活路。

可惜今天照舊是高坐龍椅，受百官叩拜，那一聲聲萬歲聽在她耳中只覺無比諷刺，萬歲她是不敢想的，她所求的百歲都是妄想。

齊司空沒來上朝，聽說是病了，魏太師斷手又斷腳，不得不認輸，捐田的聖旨以最快的速度傳詔下去。

燕青作為一個吉祥物，今日倒是沒被推出去當夾心餅，她意興闌珊的樣子與一臉的鬱悶，饒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見，不過所有人都視而不見，只以為她是在為昨天的事不高興，卻不知她是憂心自己的處境。

或許是她昨夜沒有殺人，平康似乎膽子大了一些，見她情緒不好，便提起御膳房今日準備做炙鴨舌。

這是原主最喜歡的一道菜，做法倒是簡單，但過程卻極為殘忍——取活鴨清養數日後捆綁固定住，再趁牠們「嘎嘎」叫喚時以最快的速度割下鴨舌，將其置於火上炙烤。

光是聽到這樣的描述，燕青就覺得胃裡難受，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，這道菜所有的流程都會在食客面前完成。

稍晚與魏太后一起用晚膳時，她果然見到了這道菜。

原主很喜歡烹調的過程，尤其喜歡聽到鴨子們被割下舌頭時的叫聲，然而這樣的聲音在燕青聽來卻是無比煎熬。

烤過的鴨舌沒有任何的調料，吃的就是原汁原味，盤子裡的鴨舌似乎還在跳動，燕青感覺胃裡在翻湧。

魏太后慈愛地看著她，「皇兒，趁熱吃。」

在對方的注視下，燕青得裝作無比期待和陶醉的樣子品嚐，才一入口險些吐了出來，她強忍著不適胡亂嚼兩口吞下肚，肚子裡立馬又是一通抗拒，這樣的酷刑持續近半個時辰，每吃一口她都覺得自己罪孽深重，好不容易結束之後，一碗苦藥再次激起她胃裡的抗議。

她就這麼一直強撐著，直到出了元德殿，她仰頭望天。「朕想大將軍了。」

平康還算機靈，「陛下是想去祭拜牠？」

燕青點頭，讓其餘的宮人不必跟著。

她越走越快，到了荒宮之後命平康在外面守著，她一入內便提著龍袍跑得飛快，一直跑到荒宮深處，再也不用掩飾自己，直接「嘔」的一聲大吐特吐起來。

晚膳連同那碗苦藥被她吐得乾乾淨淨，好半天才緩過來，胃裡空落落的，還有一些酸酸的難受，但心裡卻是舒服許多。

這樣的奢靡，她實在是消受不起。

半月懸空，四下清幽一片，她茫然四顧，忽地升起不知自己是誰，身在何處，將來又要去何方的恍惚，荒蕪的深宮之中，還有不知名的蟲子在鳴叫。

突然她見似乎不遠處有人，那人不知何時來的，像幽靈一樣悄然無聲……是蕭應！

那樣的身高，那樣的氣場，她不會看錯，可是他怎麼會在這裡？

她趕緊躲藏起來，心裡是無數的疑惑，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想幹什麼？一個臣子夜裡滯留皇宮，就不怕被世人詬病嗎？

喔對，他顯然是不用怕的，因為天下都快是他的了。

這世道真是說不清，好好的一個出塵絕豔的美男子，他為何不能只是貌美如花，偏要一心想著篡位？

不知過了多久，蕭應還不走，燕青的腳都蹲麻了，然後她看到又有人過來了，是

一道嫋嫋婷婷的女子身影。

那女子一襲白衣，美得純粹又無害，輕盈的身姿弱弱無依，緩緩跪在蕭應面前，正是樂央。

「樂央仰慕大人已久，願為大人分憂解難。」此時的她聲音不再輕輕柔柔，而是帶著一絲魅惑，能勾得男人心猿意馬的那種。

「魏太后派妳來的？」蕭應的聲音極冷，半點不為所動。

「不是，是樂央自己來的。樂央自見過大人之後，心中再無旁人，更不願委身陛下，他……他昨日心情鬱悶，險些強要了樂央……樂央寧死不會從他，求大人憐惜。」

燕青苦笑，慕容適再是對性別認知錯誤也沒把樂央怎麼樣，更何況魏太后生怕原主露餡，又怎麼可能讓原主真的親近女子。

天地良心，不就是餵了個點心，她真的什麼也沒幹。

「妳是後宮女子，理應是陛下下的女人。」

「可是樂央心中只有大人！」

「是嗎？」蕭應的聲音還是聽不出什麼情緒，「但本官心中只有死人！」

燕青駭了一跳，心提到嗓子眼，蕭應不會想殺了樂央吧？

樂央可是大祁宮第一美人，那般嬌美如花我見過，是個男人都會動心，美人夜奔而來，他不憐香惜玉反而要殺人，他還是不是男人？

「大人，樂央的命都是大人的！」樂央一把抱住蕭應的手。

這也是個不怕死的，燕青想。

「滾！別髒了本官的手！」蕭應眼神更冷，一甩袖子。

樂央如受驚的小白兔，瞬間落荒而逃。

一恍神的功夫，燕青便看見蕭應飛了起來，而且飛起的方向正對著她，嚇得她差點尖叫出聲。

「出來！」

燕青很想出去，但是她動不了，心裡急得不行，「哇」的一聲哭出來。

荒草之中，風似嗚咽聲。混著一聲聲的抽泣，說不出來的詭異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燕青不再感覺有殺氣，這才擦乾眼淚慢慢起身，她的神情中有驚扭還有羞赧，臉上淚跡斑斑。她從草叢過來，龍袍不知被什麼東西勾住，險些將她絆倒，她手忙腳亂地提著袍子，模樣頗有幾分狼狽。

蕭應冷冷地看著她，面無表情。

「蕭大人，讓你見笑了。」她茫然與他對視，眼神恰似迷路的少年。

「陛下緣何在此？」

這話問的真是莫名其妙，此處是皇宮，再大那也全是天子的地盤，她身為皇帝，出現在宮裡的哪個地方都不足為奇，奇怪的難道不應該是他嗎？

「朕、朕隨意走走，不想走到此處，見此地一片荒蕪，思及早年應是喧鬧輝煌的宮殿，難免有一絲傷感，又見月色尚好，不知怎地想起了父皇。父皇與朕父子緣淺，竟是一面也不曾見過……蕭大人怎會來此？」

「臣聽聞宮中近日鬧鬼，是以夜探究竟。」

燕青心下鄙夷，這藉口真不怎麼樣，鬼有什麼可怕的，宮裡的人比鬼還可怕，鬧起來比鬼更厲害。

「真的嗎？」她裝出感興趣的樣子，「朕從小到大還未見過鬼是何種模樣，不知與我們人相比起來，誰更可怕？」

蕭應有些意外她的反應，那雙沒有感情的眼睛認真地看著她，燕青被看得渾身發毛，似是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。

「朕相信只要有蕭大人在，任何鬼怪都傷不了朕，以前是朕不懂事，不明白蕭大人的勞苦功高。前幾日朕落水發高熱，迷迷糊糊中似乎見到了皇曾祖父，他教訓了朕，讓朕知道這天下唯蕭大人才是真正的忠君之臣，蕭大人於朕而言無異如同父親一般……」

這樣的話，燕青知道蕭應不會信，不過好話說多了，假話也會變成真話。

「臣可生不出陛下這麼大的兒子。」

燕青微微撇嘴，她也不想給別人當兒子，如果有可能，誰會願意像個孫子兒子似的巴結討好別人。

「在朕心中，敬蕭大人如敬父皇，若不然以後朕喚蕭大人為亞父？」不等蕭應同意，燕青自顧地往下說：「亞父，以後朝堂之事全仰仗你替朕拿主意，朕現在算是看明白了，沒有亞父你在朝中日理萬機，哪有朕的安逸富貴，朕想好了，日後全聽亞父的。」

「陛下慎言，臣不過一介臣子，萬不敢替陛下作主。」

你作的主還少嗎？燕青心下吐槽，讓她慎言，他自己呢？

「亞父，以前是朕想岔了，自打朕登基以來，朝中大小事務都是亞父你在費心，朕不僅不思亞父的功績，反而偏聽一些中傷亞父的言語，對亞父生了嫌隙。如今朕想明白了，才知道若是沒有亞父的全力護佑，朕的皇位早就不穩了。」

月冷清華，恰似蕭應的眼神，他望過來時，燕青感覺自己打了一個寒顫，不過他對自己的稱呼不置可否，想來應是覺得理所當然。

「陛下說的中傷臣的言語，是何人說的？」

「……朕記不清了，以後再有人胡言亂語，朕一定好好教訓他們，萬不會再容忍任何人破壞我們的君臣感情。」

「陛下，你長大了。」

蕭應的這句話莫名令人驚懼喪膽，語氣彷彿在對一頭豬說「你養肥了，該殺了」。

「朕再大也是亞父看著長大的。」燕青努力不讓自己的聲音顫抖露怯，「亞父，時辰不早了，朕要去歇息了，你也早點歇著，莫要太過操勞。」

不知過了多久，蕭應終於開口，「臣恭送陛下。」

這到底是誰的地盤，主不主賓不賓的，客人都快成主人了！

燕青顧不上計較，提著龍袍走得飛快，比被惡鬼追趕還要拚命，出去之後沒有看到平康，她四下尋找著，卻見平康畏畏縮縮從一處草叢中出來，那一臉忐忑與視死如歸的表情看得她心裡一個咯噔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陛下，奴才該死！」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奴才、奴才看到了大司馬，嚇得躲了起來……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燕青無所謂地擺手，「不打緊的，朕沒有與他碰上。」

平康哦了一聲，表情像是放心了不少，許是見她沒有殺意，膽子也跟著大了一些。

主僕倆一路無言，各懷心思，回到乾坤殿時遠遠就看到曹嬪嬪殿外等候。

曹嬪嬪看清兩人模樣，大吃一驚。「陛下，您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燕青的龍袍被刮得不像樣子，形容也頗有幾分狼狽不堪，她不甚在意地擺著手，

「無事，朕不過是思念大將軍，想著再去尋一隻與牠差不多的，沒想到這入了秋，竟是如此難找。」

「這樣的事，陛下吩咐一聲便是。」曹嬪嬪一迭聲吩咐下去，殿中的宮人們各自去忙活。她小心觀察燕青的臉色，道：「陛下今日吃了鴨舌，想必心情應是極好的。」

燕青昂著頭，「朕是皇帝，區區一道鴨舌怎可滿足。若是這世上真有龍鳳，朕必定要嘗嘗龍肝鳳髓的滋味。」

曹嬪嬪的嘴角似乎抽了一下，「陛下說的極是。」

第三章 兩面討好心真累

半夜，乾坤殿一片寂靜，宮燈隨風搖曳，樹葉晃動聲沙沙不絕。

「啊！」

一聲尖叫劃破夜空，曹嬪嬪趕緊衝進內寢之中，只見燕青滿頭大汗坐起身，眼神驚恐。

「好多鴨子，好多鴨子！」她大叫著，手胡亂一通指，「你們別過來，你們別過來……朕是天子，朕不怕你們！」

「陛下！」曹嬪嬪驚呼，「您可是夢魘了？」

燕青像是被她叫醒，臉上的表情頓時變得迷茫而慌亂。「朕……朕作噩夢了……

曹嬪嬪，朕夢到好多的鴨子，牠們朝朕撲來，說讓朕還牠們舌頭……好可怕，太可怕了！」

「陛下，不過是一個夢而已，奴婢讓人去給您煮安神湯。」

燕青翻身跳下龍床朝外跑去，一邊跑一邊喊，「朕要見母后……朕要去找母后，母后一定會保護朕的！」

宮人們不敢攔，曹嬪嬪臉色一變，趕緊跟上去。

從乾坤殿到元德殿並不是很遠，魏太后為顯得自己與皇帝母子情深，又想突顯自己對皇帝的照顧有加，這才如此安排。

燕青光著腳飛跑，好在通往元德殿的路皆是用青玉石鋪成，倒也不算太硌人。

元德殿的宮燈明亮如晝，守夜的宮人們被皇帝的到來弄得一頭霧水，他們也不敢攔燕青，由著她直闖入殿。

「母后，母后！」燕青的聲音在殿中迴蕩，尤為清晰。

「陛下，陛下，太后娘娘已經安歇了。」曹嬪嬪追上來，一臉焦急。

「母后，兒臣……兒臣作噩夢了！」燕青不管不顧，徑直往內寢而去。

守夜的宮女驚了一大跳，跪在地上結結巴巴地攔著她。

燕青繞過宮女正要進去，被曹嬪嬪拉住了。

曹嬪嬪臉色發白，「陛下，您如今長大了，萬不能再像從前一樣，您且等一下，容奴婢通稟太后娘娘一聲。」

「也好，是朕冒失了。」燕青從善如流，原主可是乖寶寶，她不能崩人設，更不能引起魏太后的懷疑。

曹嬪嬪對那宮女低語幾聲，那宮女戰戰兢兢地進去稟報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魏太后出來了，她只簡單披了一件外衣，頭髮未梳神色焦急，一副很是擔心自己孩子的模樣。

燕青看到她，立馬露出委屈和可憐的表情。「母后，朕……朕夢到好多鴨子，牠們都沒有舌頭……牠們撲過來抓兒臣的臉，還想要兒臣的舌頭……太可怕了，嚇死兒臣了。」

「皇兒別怕，不過是一個夢，那些畜生好生不知好歹，皇兒是真龍天子，能吃牠們的舌頭那是牠們的福氣，牠們怎麼能跑到夢裡去嚇妳。」

「母后，朕要殺光天下所有的鴨子！」燕青表情發狠，殺氣四溢。

「萬萬不可！皇兒何必為一時之氣，引得百生怨？」

「母后，兒臣真的嚇著了。」燕青一臉不滿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母后知道皇兒受了驚嚇，若不然明日宰上一百隻鴨子讓妳洩恨。」

燕青想了想，搖頭，「母后，兒臣不想再吃鴨舌了，您讓外祖父和舅舅派人去東海給朕尋來龍肝鳳髓，朕想吃了。」

「皇兒，那龍肝鳳髓不過是傳說。」

「母后……」

「好，好，母后讓妳外祖父派人去尋便是。」

燕青終於笑了，一副乖寶寶撒嬌之後終於吃到糖的模樣，突然她看到魏太后的脖子上有一個可疑的印記。

那是……吻痕？

魏太后為了安撫燕青，也或者說是不耐煩應付，直接祭出了樂央。

其實樂央並非一般的宮女，而是魏太后表妹的女兒，雖說身分是宮女，待遇卻等同於半個主子，她有自己單獨的住處，也是慕容適常去的地方。

闔宮上下皆知，她將會是帝王的女人，原主可以隨意出入她的房間，她的房門也永遠為原主敞開。

燕青一踏入樂央的閨房，立馬被幽香環繞，房中一應珠簾屏風以及物閣擺設皆是精巧雅致，貴妃榻上繡著迎春花，榻腳雕刻著喜鵲含枝。

樂央一襲輕紗，那一身冰肌雪膚在輕紗中若隱若現，未消散的惺忪增添幾許慵懶

風情，行走時似弱柳扶風，梨渦裡泛著喜悅與嬌羞，像極那含苞待放的花兒，微微含笑間展露著百般妍態，花容月貌中又有幾許媚色。

當那雙柔若無骨的小手把她抱住時，燕青像是被雷劈到一般，渾身泛起雞皮疙瘩，她強撐著不適道：「樂央，妳坐過來陪朕說說話。」

樂央像藤蔓一樣纏在她身上，吐氣如蘭，「陛下，您讓樂央做什麼，樂央就做什麼，樂央整個人都是陛下的。」

這般旖旎，是個男人都忍不了，可惜燕青不是男人。

「為了朕，妳真的什麼都願意做？」

「樂央對陛下的心意，陛下難道不明白嗎？」

燕青是真不明白，畢竟此女昨夜還想另攀高枝。「朕當然知道妳的心意，妳放心，日後朕會好好寵愛妳，讓妳成為整個大祁宮最令人羨慕的女人。有朕在，誰也不能欺負妳。」

「陛下！」樂央纏得更緊，像一條人形八爪魚。

燕青不自在地渾身僵硬，幽香陣陣襲來，別有一種曖昧，溫香軟玉近在咫尺，她卻是一個頭兩個大，無奈之下只能去掰八爪魚的手。

樂央似受驚的小鹿，美目泫然欲泣，「陛下，您不喜歡樂央嗎？」

「……喜歡。」燕青硬著頭皮回道。

「那您為何……為何嫌棄樂央？」美人妙目盈淚，別提有多楚楚可憐。「樂央自小長在宮中，心中只有陛下一人，還暗自發過誓，這輩子都會好好服侍陛下。」燕青心下感慨，妹子，妳昨天晚上可不是這麼說的，這就是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的真諦嗎？

「朕當然相信妳，只是朕……」她一聲歎息。

樂央嚶嚶啜泣不止，「陛下……您今日就收用奴婢吧……奴婢害怕以後這身子……保不住了。」

燕青故作驚訝，「此話怎講？」

樂央咬著貝齒，一副羞於啟齒又悲憤的模樣，一雙淚盈盈的美目含情脈脈，粉面桃腮的臉上淚痕斑斑，似有萬般委屈千般痛苦。

「陛下，您莫問了……樂央把乾淨的身子給了您，死了也瞑目。」

「妳胡說什麼！什麼死不死的，朕是真龍天子，難道朕還護不住妳？」

「陛下……奴婢怕……奴婢好害怕，前幾日奴婢不小心衝撞了大司馬，他看奴婢的眼神讓奴婢……讓奴婢以為自己再也見不到陛下了。」

燕青心裡琢磨著，裝出勃然大怒的樣子，「妳說什麼？蕭應竟然敢動妳！朕……朕就知道他是狼子野心，朕一定不會放過他的！」

「陛下！」樂央哭著抱住她，「奴婢讓您為難了……奴婢知道大司馬位高權重，陛下您也要讓他三分，奴婢命賤，陛下萬不能為了奴婢一個女子得罪大司馬。奴婢想好了，若是大司馬真敢對奴婢做什麼，奴婢拚著性命也不會讓他得逞。奴婢一定會保住清白，奴婢的身子只屬於陛下一人。」

「妳說清楚，蕭應他是怎麼對妳無禮的？」燕青挑眉。

「大司馬他……他看奴婢的眼神像要把奴婢吃了，奴婢感覺自己在他的目光下彷彿被扒光了衣服一般。陛下……您放心，奴婢寧死也不會從他的！」

燕青暗道，如果她沒有見過蕭應，也沒有見到昨晚的那一幕，說不定還真會相信樂央的話，可是她明明看得清楚，蕭應可不是什麼見了美色就走不動路的人，至於用眼神扒衣服的說法更不可信，說他用眼神殺人還差不多。

「好樂央，朕不會讓他動妳的。」

「陛下……可是奴婢聽說大司馬連您也不放在眼裡，奴婢害怕他會對您不利……」美人兒這把溫柔刀還挺利的，若是原主聽到這樣的話必會火冒三丈，不管不顧去找蕭應的麻煩。

傀儡帝王對上實權在握的重臣，無異於以卵擊石，這樂央難道不知道嗎？或者說她背後之人的目的就是激怒蕭應？這樣做的意圖是什麼？

須臾間，燕青心中已是百轉千回。

「笑話，一個臣子罷了，他還敢動朕！」她佯怒道。

樂央聲如蚊吟，「奴婢還是害怕，害怕他會對付陛下……陛下您是皇帝，他一個臣子竟敢如此張狂，他……他到底想做什麼？奴婢死不足惜，實在是捨不得陛下……陛下，若是樂央哪天走了，您就把樂央忘了吧！」

燕青一把推開她，「好你個蕭應，竟敢動朕的女人，朕和你沒完！」

說完，她怒氣衝衝地拂袖而去，留下哭得梨花帶雨的美人。

此時東邊天色略白，燕青直到離開元德殿才發現自己還光著腳，腳底直鑽涼氣。她這個皇帝真是夠可憐的，這個人說疼她，那個人說愛她，就是沒有人真正關心她，連她有沒有穿鞋都不在乎。

自嘲一笑，她背著手慢慢踱回去。

大祁宮籠罩在晨氣之中，一座座宮殿似一間間金碧輝煌的籠子，那飛翹的殿簷似籠中鳥兒不甘的翅膀。

平康提著鞋，跪在地上要給她穿上，她輕輕擺手，「朕想冷靜一下。」

「陛下，寒氣太重，您龍體重要。」

燕青又是自嘲一笑，青玉板上微沁著露水，踩在上面是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冷，她清醒了思緒，越發明白自己的處境，當真是遺世獨立，前無故人後無朋友，望天地之悠悠，獨嚙淚水而不敢哭出聲。

平康戰戰兢兢，其餘的宮人們也是一個個面如死灰，陛下每每殺人前，要麼是怒髮衝冠要麼是極為陰沉，燕青這個樣子讓他們以為是殺人前的寧靜。

等快到乾坤殿她還沒有動怒的跡象，平康的膽子大了一些，又小聲提醒她是否要穿上鞋子，燕青還是拒絕了。

光腳踏上乾坤殿的臺階，那種冰冷的感覺更為清晰，她突見臺階之上有一人長身玉立。

迎著晨曦的光，燕青看清那人的樣子，廣袖長袍垂及地，金冠白面冷如霜，不是大司馬蕭應還能是誰。

蕭應也在俯視她，年少的天子墨髮如瀑不辨雌雄，明黃內衫外面罩著玉色披風，

端的是一個趁興而歸的矜貴公子。

「亞父？」燕青露出驚訝的神色，歡喜地跑過去。

她一近前，蕭應的視線隨即落在她的光足上，這一雙玉足極白，足形完美無缺，隱約可見細細的青筋。

「陛下，保重龍體。」

「以前旁人總說亞父是天下最盼著朕早死的人，真該讓他們聽聽亞父有多關心朕。」燕青說著，環顧四周，「亞父怎會來朕的寢殿？」

「臣昨夜查宮中鬧鬼一事，唯恐陛下受驚。不想臣還是來遲了，聽聞陛下昨夜夢魘纏身，竟嚇得半夜跑去太后宮中。」

燕青也不臉紅，別以為她聽不出他話裡的輕視。「確有此事，朕夜裡作了噩夢。」只要能從此擺脫吃鴨舌的酷刑，被嘲笑又何妨。

蕭應一招手，一個侍衛模樣的人上前。

「此人姓溫，自小精通壓驚之術，日後就伴在陛下左右。」

燕青這下是真驚了，蕭應竟然明目張膽派人監視他，只怕是對皇位勢在必得，已經快要等不及取她而代之了。

「亞父，朕乃真龍天子，有龍氣護體，哪有邪怪敢來害朕！」

「陛下，以防萬一。」

燕青舉目望去，自己的身邊除了太監宮女之外連個可用的人都沒有，即使這些宮女太監那也不是她的人。

也罷，困獸而已，還做什麼無謂的掙扎。

她的腳步變得無比沉重，光腳踩在地上越發的覺得寒氣入骨，自己這條小命難道真的保不住了嗎？

經過蕭應的身邊時，她幽怨地看了對方一眼，美男啊美男，你為何如此狠心！

她又看向那所謂精通壓驚之術的人，此人長得高大威猛，長相確實有辟邪的效果，可是這人不是來給她壓驚的，是來讓她擔驚受怕的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她問。

「回陛下的話，奴才叫溫成。」

瘟神？真是一個好名字。

燕青越發鬱悶了，蕭應安排這麼個人在她身邊，怕是時刻惦記著送她歸西。

蕭應察覺到她幽怨的眼神，冷冷望過來。

她心下一驚，這才感覺腳底被石子硌到，當下身體一歪，以一種極其不雅的姿勢倒在地上。「啊……痛！」

於是乎所有人都看到他們的陛下歪倒在大司馬腳邊，一隻手還緊緊抓著大司馬的袍襬不放，另一隻手抱著大司馬的腿。

此等丟人之事，非一個帝王所能容忍，宮人們瑟瑟發抖，瞬間跪了一地，害怕燕青會惱羞成怒之下殺人滅口，一個個低著腦袋死寂無聲。

誰知燕青一個翻身坐起來，抱住自己的光足，一臉笑嘻嘻地仰臉望著蕭應，「難得亞父來看朕，朕歡喜至極險些失態。」

被人俯視的感覺並不好，尤其是對方的眼神冰冷而無情，還用一種看死人的目光看著她，燕青很快拍拍屁股爬起來。「亞父，不如進殿一坐？」

她這個邀請蕭應默然允之。

「亞父，你看這棵梧桐樹，聽說是朕的皇曾祖父所種，都說種下梧桐樹，引得鳳來棲，沒想到鳳沒有來，倒把亞父盼來了。」

「陛下說笑了。」

一片梧桐葉悠悠飄落，燕青伸手接住，在手裡把玩一二，轉頭送給蕭應，「亞父，這片葉子送給你，朕願你早日覓得良緣。」

蕭應未娶妻，聽說府中連個通房也沒有，當年慕容與蕭氏一族共打江山，而今慕容氏已經繁衍四代人，但蕭家到蕭應這裡還是第三代，論輩分燕青是他的侄子輩。她手都舉酸了，對方並不接她的葉子。

失策啊失策，她這是沒事找事，就在她尋思著給自己找一個臺階下時，對方竟然把葉子接過去了，而後止步於此，再也沒有往前走一步。

「臣在此恭候陛下。」

燕青也不勉強，時辰不早了，她該更衣準備上朝了。

內寢裡，曹嬪幾次欲言又止，終是問道：「陛下，您幾時同大司馬這般親近？方才奴婢聽陛下喚蕭大人為亞父，這又是幾時的事？」

「嬪嬪，蕭應越發得寸進尺，就連朕的外祖父都鬥不過他，朕是故意與他親近，讓他對朕慢慢放鬆戒心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曹嬪鬆了一口氣。

燕青垂眸，她知道自已與曹嬪的對話，會以最快的速度傳到魏太后的耳中。

換上龍袍，戴上帝冕，出了乾坤殿，蕭應果然還在等她。

君臣兩人一同去上朝，無異於一滴水落進油鍋，瞬間油花四濺。

兩人一高一矮，一成年一少幼，單論氣質而言，蕭應比燕青更像一國之君，一路上太監宮女跪拜她高呼萬歲時，燕青覺得蕭應應該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萬歲，因為他實在是太過平靜，平靜到讓她生出一種他才是皇帝的錯覺。

當他們一起走進太宸殿時，臣子們皆是一臉震驚。

整個上朝的過程，燕青就在無數複雜的目光下打盹，她知道那些目光之中，以魏太師父子的眼神最為熱烈，所以一下朝，她就被他們父子堵住了。

「陛下，您和蕭應是怎麼回事？」

燕青立馬露出咬牙切齒的表情，「蕭應的狼子野心已經昭然若揭，居然在朕的寢宮安插人手，哪裡還有把朕放在眼裡！」

「蕭應竟然在乾坤殿安排了人手？」魏太師大驚。

燕青把今早的事刪減一番，說了溫成的事。

魏太師倒吸一口涼氣，「他……他竟然真的敢！」

「他有什麼不敢的。」燕青狠聲道：「前次捐田一事，朕算是知道他的厲害。他這般咄咄逼人，連外祖父你都苦無良策，因此朕思量著先與他虛與委蛇，再慢慢圖之。」

「陛下，您受委屈了。」魏太師說。

燕青在心裡冷哼，別看這個魏太師一副慈愛的長輩樣，其實真正的目的並不比蕭應高尚，她又不是魏太后肚子裡爬出來的，魏家對她有個屁的感情。

「外祖父，朕不會讓他得逞的，如今朝堂之中朕能仰仗的也只有外祖父和舅舅，朕相信只要我們齊心，蕭賊的陰謀定然不會成功！」

「陛下，既然蕭賊這般欺人太甚，咱們不如……」魏尚書露出一個陰狠的表情，再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。

燕青的心被驚得突突亂跳，心道這魏尚書真敢想，可惜敢想沒有用，要真有本事才行。

魏太師假裝沉思，那一雙老而精明的眼看向燕青時，她立馬知道對方的意圖，還真是一個兩個都拿她擋槍，她就是一個炮灰。

「陛下，眼下也只有您能單獨接觸到蕭賊，不如……」

「萬萬不可！」燕青嚇得面無人色，「你們難道不知道他隨身帶劍嗎？朕不敢……這樣的話以後莫要再提！」

她丟下這番話，倉皇而去。

魏氏父子怎麼看她，她才不在意，如果她真一時腦子發熱聽從他們的安排，結果無非有兩個，一是她失敗了，死在蕭應的手裡，魏家可以光明正大聯合所有人對抗蕭應；二是她成功了，那麼魏家會迅速上位，再順便弄死她，左右都是死，她是傻子才會去謀殺蕭應。

她腳步虛浮，深一脚淺一脚不知不覺走到千鯉池，這是要了原主性命的地方，也是她穿越而來的契機點。

原主喜歡餵魚，這個時候自有宮人呈上魚食。

她長長一聲歎息，伸手摘掉了帝冕，然後毫無形象地坐在池邊，有一下沒一下地丟著魚食，不多時圍過來一群魚，那些魚爭搶著魚食，時不時激起水花，牠們的嘴一張一合，像極了嗷嗷待哺的孩子。

如果以前有人告訴她，她以後會當皇帝，她必定會罵那人一聲神經病，而今她真的成了皇帝，她只想罵老天一句神經病。

什麼九五之尊，活得像個受氣包，她不想幹了，她想回去！

在一陣驚呼聲中，她猛然跳進池子裡，拚命讓自己沉到水中，窒息的感覺讓她越來越清醒，她能清楚感知到有魚在她腳邊游，還有一條鑽進她寬大的袖子裡。

不一會兒，她聽到有人往水裡跳，還看到不遠處平康像一隻垂死的水鳥般胡亂掙扎，應該是想救她，無奈不會水。

「不用救朕！」燕青直起身，水剛過脖子，然後她救起了平康，渾身濕漉漉地上岸。

死也不敢死，回也回不去，她還能怎麼樣？

「陛下，陛下！」平康爬過來，聲音抖得不成樣子，臉上不知是淚水還是池水。其他的宮人們有的也是渾身濕透，顯然也跳進了池子裡，他們一個個面如死灰，像是等待死神的降臨。

她慢慢擰著衣服的水，然後緩緩站起來。「父皇！父皇！兒臣無能，兒臣真是愧對列祖列宗！」

「陛下！」那些宮人們嚇得半死，以為她又要往水裡跳。

「你們都起來吧，朕無事。」

那些人當然不敢起，一個個伏在地上磕頭。

燕青仰頭，突然一手指天，「朕要向父皇學習，朕要煉丹！」

煉丹房自順昌帝死後就封存起來，外面已經雜草叢生，同那荒蕪的禁宮一般被世人遺忘，燕青推門進去，撲面而來的是灰塵與丹砂硫磺混合的氣息。

丹爐早已冷寂，落了厚厚的土，地上散落著一些塊狀的炭和藥材，旁邊櫃子上的書雜亂地擺著，大多與煉丹有關，以及幾本仙傳話本。

燕青慢慢地整理書，發現還有幾卷手笥，上頭的字跡尚有幾分值得欣賞之處，記錄著一些煉丹事宜，應是順昌帝所寫。

櫃子下方是幾個大抽屜，裡面有散碎的金銀料石和一些藥材，藥材經年未壞，散發著獨特的氣味，有靈芝、人參、鹿茸、茯苓、三七和何首烏等。

燕青握緊一截人參，緩緩收緊力量。

這時外面響起急促的腳步聲，爾後便聽到有人高呼太后娘娘駕到的聲音。

魏太后神色匆匆，美豔的臉上盡是焦急與擔心，「皇兒，皇兒，妳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燕青放下手中的人參，關上抽屜。「母后，您怎麼來了？」

魏太后很不喜歡這裡，眉毛皺得死緊，「皇兒，母后聽說妳想煉丹？妳到底想幹什麼？快些隨母后回去！」

燕青嫌棄地環顧四周，「母后，父皇以前就是天天在這裡煉丹？可真夠寒酸的。

聽說父皇還煉出過續靈丹，病入膏肓者吃了就能恢復健康。」

魏太后神情閃過一抹不屑，什麼續靈丹。如果真有那等奇效，先帝又怎麼會掏空了身體，還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都是扶不上牆的爛泥。

她擠出一抹慈愛的笑，「皇兒，妳別聽人瞎說，世上哪有那樣的丹丸，妳……妳莫不是真信了吧？」

燕青冷哼一聲，「朕怎麼可能會相信，要真有那樣的藥，父皇又怎麼會英年早逝，朕不過是做給蕭應看的。」

「妳……妳是做給他看的？」魏太后若有所思，「皇兒，妳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蕭應那賊子越發不把朕放在眼裡，連外祖父都鬥不過他，朕思來想去，不得不暫時向他示好，朕先認他做亞父，再藉著煉丹之事讓他對朕放心，待日後取得他的信任之後，朕再做打算。母后，您說朕是不是很聰明？」

魏太后鬆了一口氣，「皇兒真是聰明，妳這麼說母后就放心了。」

燕青露出得意的表情，「母后您放心好了，朕心中有數，不會耽擱正事的，遲早有一日，朕要讓姓蕭的好看！」

「皇兒，妳真是太辛苦了，妳父皇去得早，母后一介深宮婦人又不能過問朝堂之

事，這些年來大司馬把持朝政，若不是妳外祖父與舅舅苦苦與其周旋，只怕我們母子早就沒了活路。」

燕青磨著牙，一臉恨恨，「母后放心，朕一定不會放過他的！您說朕煉出來的丹，他敢不吃嗎？」

魏太后似乎明白她的打算，「皇兒，這樣能成嗎？」

「怎麼不能成？」燕青一副志在必得的樣子，「朕先取得他的信任再趁機行事。母后，朕一定不會讓他得意太久的！」

這下魏太后終於不再反對重啟煉丹房。

宮人們將煉丹房重新打掃整理，雜草也拔得一乾二淨，擦拭完的煉丹爐露出原本的樣子，銅製的材質光可鑒人。

燕青翻看那些手筭，命人去內庫領了不少東西，什麼硝石礬石雲母鉛母，石灰石棉還有各種各樣的藥材，當天就開始煉製。

CrescentFamily